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日鈔卷三

詳校官國子監纂洞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葉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日鈔卷五

贊善張烈撰

上經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名之觀去聲
六爻之觀平聲

觀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在上四陰在下而

仰之又卦有內順外巽之德而九五中正有以示人

皆觀道也故名觀觀示之道必於視聽言動之間常存誠敬而不忘如將祭盥手而不用以薦者然盥盥以將薦盥未有不薦者但既薦則其誠已用無復存者今如不薦則誠敬恒存於中而不忘矣故其孚信積中而人顯然可仰盥而不薦所謂有以示人有孚顯若所謂為人所仰如是乃為觀道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去聲

卦名觀者卦體九五居尊位四陰皆仰之是以一人

而普示四海大觀在上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是
內而和順以宅心外而巽理以制事觀之德也再觀
卦體九五中正以示人是乘大觀之位秉順巽之德
而由是以見諸外者无過不及无偏无邪足以示法
于天下蓋以吾中示天下之不中以吾正示天下之
不正觀天下之實在中正也而所以能觀于天下者
以大觀之位所以能有中正之道以其順巽之德也
有位有德而中正出焉于以觀示天下卦之名觀者

如此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平聲

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是上之以中正示人也
由是下之觀視其誠者已不覺自化為中正是豈彊
而致之哉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觀平聲

夫以不薦示人而人自化由是知觀之為道不疾而

速不言而喻蓋神道也試觀天之神道乎四時順布
不知誰為之序而自然不忒何其神也聖人之設
教亦然欲以中正之道設為教令而不事乎政刑聲
色之末也即以天之神道設教篤恭不薦之誠一如
天之无聲无臭焉天下日覩其誠敬固已心折神融
而樂趨于中正之教矣觀之道極言之至於神而後
盡不神不足為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平聲

風行地上由歷觀覽无物不至先王亦有觀焉巡狩之典是也先王非不能靜處以化民以為風俗時有變遷則教法當因之而設于是巡省方國以觀其民俗使其俗之美惡歷覽无遺而因設之教焉此在不薦有孚之外又有振動移易之道亦所以為觀去聲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皆以觀瞻九五為義近五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今初六陰柔則識闇居賤則遠于五所觀淺近

如童稚然此在小人居下无識不足咎也若君子如是則可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則賤六則闇是為小童觀固其道也豈所以語君子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質闇居乎內而窺乎外未能出門曠觀此特利于女子之正也丈夫豈其然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觀謂之女貞亦誠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下之上可進而近五亦可退而伏下進退固未決也然則何以決之亦惟自觀我之所行以為進退而已我之所行善而通也是有可以近五之具進可也不善而塞也是无可近五之具退可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有道六四可進初二可退惟三未決故必觀我
生以為進退庶審于其宜未至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陽剛中正以居尊凡其政化之施于國皆其道德
之光輝也四切近于五故為觀國之光之象夫觀光
之大者有二諸侯朝覲于王王以賓禮待之士而仕
進于王王亦以賓禮待之故占得此爻者得以上接
于上而受其賓禮豈童觀闕觀之比哉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豈徒瞻風于下而已哉王有賓臣之禮四
蓋慕尚其賓禮而願近于王是以有觀光之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其下四陰仰而觀之所謂大
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君子之象也故居此位得
此占者當觀己之所行果有陽剛中正君子之德乃
可以觀示于人而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爻皆占辭夫子以其義言之謂人君之觀我生不但觀其一身而已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驗所行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陽剛居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處此者亦必自視其所行果為君子焉乃无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雖不當尊位而亦為下所觀其志未敢安肆故必

惕然觀生也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梗口中齧之而後合也為卦上下
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梗于其中必齧之
而後合也故名噬嗑物之為梗者既去則亨通无礙
矣故噬嗑有亨道夫去梗之道莫大治獄獄者刑之
未定國有惡人為梗欲審其獄情而刑之非威明兼

濟剛柔得中不能也卦有是德故宜于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名噬嗑者卦體為頤中有物之象故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其曰亨者正以噬之而嗑即其亨也曰利用獄者治獄之道太剛則過暴太柔則无斷不威則來巨姦之侮不明則受狡偽之欺卦體則剛柔分三剛三柔均

勻不偏是嚴斷與溫仁無備也卦德則動而明威足
以懾明足以察也卦象又雷電相合而益章顯是威
如雷愈覺其不可欺明如電愈覺其不可侮也卦變
又自益䷩來柔上行居五而得中是柔而不偏以
居君位也故五雖不當位而由剛柔分柔得中言之
見寬猛之不偏由動明雷電言之見威明之無濟是
治獄之道備矣是以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先王之立法也將使人人知畏苟非一一明別其刑
罰輕重之科則出入無準大小無則惡可倖善不免
法且廢弛矣故必先明其用法之例使人人不疑則
法有定條而不可犯是明罰所以整敕法度以警有
衆也明罰義無威明敕法乃能去梗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受刑之象中四爻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
薄過小輕刑加之又在下為趾象故為屨校滅趾謂

著械手足如納屨然滅沒其趾也初方為惡而受刑則懲戒而不敢恣反得无咎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者人之所以行今曰滅趾是使其不敢行以不進于惡故无咎周公之无咎以禁之于初而言夫子又自滅趾發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膚者豕腹下柔軟无骨之肉至易噬者也去梗如食

物二中則不暴不縱正則公平當理以此治獄如噬
膚之易矣但二本陰柔慈和多而威厲少而下乘初
剛則彊梁難制不免反受其傷如食物而滅沒其鼻
也然在彼既所當治而我又善治雖傷而終能治之
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既噬膚而曰滅鼻惟其乘初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小物全體骨而乾之者堅韌難噬之物也六三陰柔無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以此治獄如噬腊肉之難且反為人所傷如遇毒焉才不足治人小吝矣然彼罪當治終必伏刑非我妄治之也
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以已無中正之德故人得以傷之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肉之帶骨者比腊又難噬矣九四居尊所治皆難治之獄如噬乾肺也然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人皆願輸金矢以求聽為得金矢之象然不可恃己之能而逞快于一時恣情于武斷誠知獄為大事而存艱難之心守正固之理則獄得其平而吉矣

周禮民有大獄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有小訟令入束矢而後聽之鈞金三十斤也束矢百矢也爰言得金矢者人願納金矢以求聽以四之聽訟得宜

也四臣位無治大小故得金矢五君位專治大故得黃金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必戒以利艱貞乃吉者恐聽訟之人恃已能斷則流于慢易偏私心未光明者有之故戒之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訟獄將決乃至五故所治雖難于膚而易于腊肺為噬乾肉之象况柔順得中治人人服人皆願納黃

金以求聽為得黃金然獄者大事必守正固存危厲
乃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且厲焉所治乃得其當不然未易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如加以何校之刑而
滅沒其耳凶之道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必言滅耳者耳能聽為聰惟其聰性昏蔽聞善以為
不必為聞惡以為不必去聞義以為不足信聞法以
為不足畏故至如此之凶也使其聰性稍通豈至此
乎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卦變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
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

文上夫獨剛獨柔不能成文往來交錯間迭可觀文飾之象也內離外艮為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亦文飾也故名賁惟柔來文剛是陽得陰助可以遂其所為且內體離明能明于物情達于事理二象有亨道焉但其剛上文柔是柔為主而剛特為之助豈足大有為也且卦體艮止雖不失于妄動亦不足于變通據此二象則小利有攸往而已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之所以亨而又小利有攸往者以卦變柔來而文
剛剛為主而柔助之相與有行故亨及其分剛上而
文柔則柔為主而剛助之柔固不足有為剛亦未究
其力故小利有攸往文王之許其亨而不甚許其攸
往者誠以此也雖然賁道固甚大矣就卦變剛柔往
來之象自然交錯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交錯自然成

文焉是天文也就卦德之文明以止如人道中儀文
度數極其燦美而上下親踈各安其分焉是人文也
夫天下之道莫大于天人天人之道莫大于文今天
人之所以文者皆于賁卦具之是故觀乎賁卦之天
文而爽然悟寒暑代謝其至變不一者不過如此卦
之剛柔往來而已也即執此以考星定厯察時變可
焉觀乎賁卦之人文而爽然悟教治天下所以使之
化而成俗者不過如此卦之文明以止而已也即執

此以備儀章辨名分化成天下可焉察時變化成天下皆不外此卦而得之賁道之大如是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輝照耀于山賁象也夫山下之火明不及遠君子之用明亦有明于小而慎其大者庶政之輕可以辨之刑獄之重生殺攸關不敢自謂有明而遽從而折之是明不敢及遠而自止之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居下趾象人不剛則屈于欲而所守不固不明則昏于利而出處失宜初九剛明故能自賁于下德義足以自榮無事外勢之樂為不受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之象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義不可乘即弗乘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

六二賁其須

二陰而三陽則陰不得不附陽矣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同德樂相附矣又皆无應與則二无他適而惟附于三矣二之附三而動如須之附頤而動也二為須象而藉三以自文為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陰不能自動附于上之陽而與之俱興故取象于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生焉賁如濡如之

象也然陽得陰以自潤可也溺于陰而狎之褻之自失其正所害多矣故三本貞而能永其貞使二陰為潤澤之濡不為陷溺之濡則吉也

受其助益而不溺于所安以陽御陰之理盡此矣主之于僕婢夫之于妻妾君之于臣下官長之于左右皆然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始以昵而相狎終不遜而相陵陰柔之情也而皆由

于陽之失正永貞則終無有陵之者矣莫陵即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二與五三與上不相應則亦不相賁惟四以初之應
相賁乃隔于九三而不成其賁所謂賁如者乃皤如
白而无色矣然四往求初九之心則如飛翰之疾不
可緩也况九三剛正其求四非為寇也特求婚媾而
已此固在四之自守何如三不足為難也白馬者人
既皤如則馬亦白矣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惟其為四則既應初又乘三惟其為六四則初陽既與相應而三陽又若可求其所當之位可疑也然可求者其位不可求者其志故三雖匪寇婚媾而四自守其志則雖處疑地而終免尤責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儉樸之地五為賁主時之賁將極矣夫文極而救之以質中之道也六五柔中能返文就質敦本務

實以儉樸為質賁于丘園焉就其陰性儉嗇凡事從儉所用之物不過束帛之寥寥然淺小若小吝矣然文返于質其流可久終吉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文過之日其勢可憂惟六五以柔中居尊而返于質焉使風教不壞人心不至于不可問有可喜之理矣故吉

上九白賁无咎

賁已極矣復益之以文使天下無復實意以相接誰之咎乎上以剛處賁極悉反而復于純素无文之地不為天下滋華勝之弊可无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他人之志在于極飾上則以返俗救弊為志者今果白賁焉則上為得志愜所本願矣又何咎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盛一陽在上而將盡陽道消落故名剝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時固當止而內坤外艮亦為順時而止之象故君子處此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之為言剝落也前此剛嘗盛矣今皆安往耶以卦體羣柔之力害剛而去之于是變剛為柔是以消剝至此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

不利有攸往者易為君子謀見卦體為小人盛長之
象鋒不可犯故戒之也且卦德為順時而止人宜觀
此象也夫理數自然或退而消或生而息或息極而
盈或消極而虛君子之行止必尊尚乎此而不敢違
誠以天運如是天不可逆也故時當止則順時而止
而不利攸往

隆山李氏曰夫五陽一陰曰剛決柔剝五陰一陽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瞭然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于地而今附著于地摧落之象也夫山必託于地猶上必託于下上厚其下使下樂于奉我而我之宅居于上者安矣故必厚下乃所以安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居初最下為剝牀以足之象夫陽剛正道天下所不敢誣而初首開剝陽之端是與正為仇而欲撲滅之者凶莫大焉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取象于足者陰之滅陽自下而起先其微者後及其
大志欲盡滅天下之陽而先試之于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剝及于辨進而上
矣蔑貞必凶按初六蔑貞凶本義云蔑正則凶是指
滅正者凶也非正者凶也天下豈可无正必欲滅正
未有不受其凶者而大全朱子曰只說陽與君子之
凶蒙引從之恐未是朱子定說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至于辨亦已危矣然此時二陰方起未有黨與之
盛使君子于此而防之固猶可及止也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之于陽也方欲剝之而三獨與相應去邪從正
善補過矣雖得罪于私黨而見取于公論其義无咎
矣利害之私何較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而獨能无咎者獨應一陽遂盡失上下羣陰而不顧其失也乃所以為得也故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不已遂及于膚蔑貞不待言也凶已甚矣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曰以膚是已切近于災旦夕禍至君子可不知避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羣陰之長羣陰皆其所以也陰之害陽與否權在

于五五誠能率其陰類隨序順行如貫魚然以羣陰聽命于陽如后妃以宮人進御于君則无不利矣夫陰之不肯從陽恐其不利于已耳不知奉陽為主則共受其福斷无不利者亦何憚而不從陽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陰害陽天下之大惡加焉苟以宮人寵則終无尤之者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衆陽消盡惟上九一陽尚存如樹果凋落而惟一碩
大之果尚留而不食剝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也雖然
斯時斯地使以君子當之則一陽得以庇羣陰而羣
陰承之是為得輿若復以小人處此則是陽剛剝盡
而小人亦無以自安其剝陽乃所以自剝其廬耳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得輿者君子德足庇民民自共承載之以君子
為民所載宜其得輿也小人剝廬則其所以剝陽者

乃自傷耳終何益哉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于下也剝盡則為純坤而坤未嘗无陽也
陽方盡于上已生于下但未成一畫積成一畫則純
陰之内忽見陽之復來如已失而今復也在月則十
月純陰陽已生于下積至踰月而一陽之體成乃為

十一月之冬至也故名復陽道既復萬類得通其亨
必矣又內震外坤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其占為已
之出入可以无疾而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以陰陽
往還之理觀之陰陽之道固反復其道者也是以自
姤䷫卦一陰始生凡歷七爻而一陽來復占為七
日來復又其陽德方長前途无礙故占為利有攸往
朱子曰七日來復不是前已往之陽重將來復生
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見其絕于彼而

生于此而因著其往來之象故曰來復耳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陽剛之道天下所恃以生向也剛去
困閉已甚今剛既反雖未言及後此之盛長而亨通
已在是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既有亨道矣然處積鬱之後恨不即伸其志而挾
可亨之勢又若可以徑前如是則發之過暴一身之

動靜有礙而朋類皆不能來咎且歸于我矣今卦德
下動上順是處陽剛振起之初而能循義理安時勢
無躁無激以靜順之道進而上行是以動靜行止未
嘗有過當可訾之病而事機不自我誤朋類可來而
无我之咎也

動初振而起也行者動之後遂進而上行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反復而來復者消長自然之運天實使之故其來復

可必

利有攸往剛長也

利有攸往者卦體剛反之後勢且益長前途正順故利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夫此復也于剛反見其亨于動順見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于天行見其來復于剛長見其利往復之為復如此甚矣其理之微而係者大也吾觀天地無心

而其生生之理有必主于是而不容息者是天地之心也然天地生物之心雖無時不在而重陰固閉之時既斂而不可見即萬物盛蕃之際亦雜而不可見惟此積陰之下一物未有而陽氣方呈較之斂閉之日既有端倪可求較之雜茂之時亦單有一陽可見乃知天地之心其主于生物而不欲殺物如是其不容改也不然重陰肅閉天地即絕意于物可矣而其生育之機已蠢動于此天地之心不其曉然可見耶

人于此識天地之心則內返之一身外推之一世无
不宜以此心為心而體天地之化以配天地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雷氣已動而尚藏地中陽始復之象也先王于陽復
之始以陽之微而宜靜以養之也則于冬至之日而
閉關焉閉關則雖行之勤如商旅是日亦不行矣雖
行之至大如后省方是日亦不省方矣先王制為此

法欲上下安靜以養微陽也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至日閉關人于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陽來復也陽者善道故又以復善為義初九為復

之主又在卦初為失之不遠而已能自復過未形而改可以不至于悔大善而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傳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惟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雙峰饒氏曰人心善端縣縣本自相續念慮雖或小差而歉然不自安之心已萌于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呈露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无反

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悔至于不可追善用力者因是心而速反之使不底于悔則人欲去天理還所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質能為善又近得初九而下之以取資復之休善吉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傳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

而下之是以吉也按下者降心屈體之謂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居動極是質雜而心行不善
又有輕躁之病者也故復而不能固頻見其復焉其
去不復亦近矣厲然猶知復也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之厲為頻復之厲是猶志在補過故于義可以无
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與羣陰為類而獨應初九是在衆中同行而獨復乎
善也此時陽氣甚微未足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
然吉凶非所論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行羣陰之中何所見而獨復見初九之為道羣陰之
非道所以斷然而從之也

六五敦復无悔

人有復而不堅者惟氣質之雜故心雖欲善而无如力之不厚也六五中順內無偏頗之失外惟理是循敦篤于復而不可搖不遠復者不至于悔則敦復者竟无悔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而不能成其復則悔无已時三之頻失非成也二四因人以復非自成也惟五中德虛明恒照自省自勵以自底于成中所以能敦自考是以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

陰柔無剛明自拔之才居卦之終遂終迷而不反迷
于復焉凶之道也喪心背理災禍過眚皆所不免矣
以此制事无適而可用以行師則逞私謬動終有
大敗且敗不獨將士之辱而累及其國君亦凶不獨
一時之害而遲至十年尚不克征也凶亦甚矣

用行師四句舉行師一事以窮其凶象迷至于甚

迷則凶亦至于甚凶即此一事而他事之各極其
凶可推矣而行師之象實取諸坤南軒張氏曰爻
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于
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國覆家反道敗德无所
不至其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夫以陰柔
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
敗終凶之戒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象不獨指君而君為尤大苟君而反乎君之道恣欲妄行是為迷復必凶之道也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人心中本具有此實理理所本无而忽有焉謂之妄本无而无之止此實理自動自靜行滿天下而我无容心焉則无妄矣卦變自訟三三來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以為震之主是剛健无私

之體主乎內動而不妄者也故名无妄夫邪妄之行
動成阻礙順實理之自然以應物而无所容私何行
而不通乎故元亨然所以為无妄者正也故惟利于
固守其貞若其匪正則妄矣必有過誤之眚以至凡
有攸往皆不利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
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凡意之出于人者妄理之出于天者无妄天理无妄而我如其理以行之事事皆人所宜有故天亦助之此卦之為无妄者以卦變則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是心之无妄也正也以卦德則動而健震厲有為而又不牽于私是行之无妄也正也以卦體則九五剛中而應乎六二相輔以德是應之无妄也正也合而觀之卦之善如此故許其大亨而又戒之以正者蓋天下止恃此正理天之所以為天而流行萬古主宰

萬物者只恃此正理正者天之命也故人欲有行未
有單恃人力之私而能成者必由天助之而天命在
正助正不助不正也所以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蓋往必由无妄之往而今以匪正則欲何所往乎
縱極其人力之私自以為可往而不正之舉天所不
助果能行矣哉是以惟正而後為无妄惟无妄而後
无不可往誠以其得天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動物為之震動植物為之發生各得實理以成性是一物與以一无妄也先王知物之有實理則必使各全其實理以為天之生物以時故因其時而設之政以養育萬物舉萬物之廣無不對時而育之則茂甚也然各因其時各全其性而已先王何心是茂對育之典亦无妄之用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正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者有无妄之心者

也以是而往動與理合天實祐之吉道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多妄之人自增滯阻若誠之于物無不能動治事事得其理治人人感而化无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能因時順理以盡其所宜盡初未嘗有所望而為之于前亦未嘗有所計而期之于後辟如農夫之先而耕後而獲先而菑後而畲其計望不勝勞

也二則不耕亦不穫不蓄亦不畲澹然无所期望焉
得失利害之心淨則坦然循理无所牽繫行止自如
矣人必如是則利有攸往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豈遂无為哉特不以計利之心為之耳惟心
非計富之心則耕如不耕穫如不穫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爻皆无妄者也在六三本无妄但所處不得正則

身之所遇有不如意災自外至莫之致而至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邑人受其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天下固有无因之禍而令人无可推解者人以其无因而怨之不知君子正以其无因而安之也如行人得牛則詰捕之擾非邑人孰當之自然為邑人之災无足怪也知其固然而安之乃見无妄之心也于二見處福之心无妄于三見處禍之心无妄聖賢涉世

之要盡此矣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能自守者也下无應與又止宜自守故可
以固守而无咎然未可有為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可貞无咎者不貞固則不能有其陽剛之道貞則陽
剛之道我可固而有之是以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縱
或有无故非意之事亦不必為之勞擾徐當自定耳
如无妄之疾不藥而自愈蓋疾之自外感者不足為
患苟内无受疾之源偶疾自愈不然内體有病外无
往而不為患故勿藥有喜所以深形无妄之至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而復藥之則藥反為妄而生疾人本當理无虞
乃為人所搖沮自惑而遷之失是取非反招咎失矣

故不可少嘗而試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處乎窮極徒執誠信而不觀理之大通故行有眚而无所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之行本无妄其災特生于窮極耳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剛上進為艮所止有畜義焉大小畜所畜皆乾所
別者艮巽也艮則以大畜大謂之大畜且以陽畜陽
其畜有力畜之大者也又內剛健外篤實輝光內外
交養其德日新所畜之大也故名大畜此卦自需䷄
三而來九自五而上有剛居上位之象焉六五尊而
尚之有尚賢之象焉以艮畜乾有遏止健者而不使
進之象焉此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故占者利于貞也
既有尚賢之象則凡畜蘊大而為賢者皆宜食祿于

朝占為不家食吉又六五應乾為應天時行之義應天合時可以濟難故又占為利涉大川

雲峰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為三不必泥而一之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卦之名大畜者卦德內乾是天理精明不屈于欲德性常用不息于私內有剛健之體也外艮是踐履敦篤因而光輝生焉外有篤實輝光之行也內外相資

而无私之體日益粹敦固之行日益茂由以日新其德焉畜養已德無大于此此所以為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若其曰利貞者以卦變則剛進而居上也而卦體六五即尊尚其賢以卦德乾欲進而艮止之能止遏強健夫剛上而非正則德不稱位下誰戴之尚賢而非正則色貨分心賢豈就之止健而非正則自反不直安能屈彼三者皆必出于大正非小小依名附義者

之可為是以必利于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其曰不家食吉即以六五尚賢則必養賢人患非賢者耳果其畜德之大自宜受養賢之典豈有尚安家食者乎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其曰利涉大川者亦以卦體六五應乾乾天也天下事理勢之自然莫非天也蘊畜偉大之人不能先天

不敢後天惟理勢所至即起而應之故履涉大險若
行无事惟應天可以濟險而卦體有應天之象所以
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
字

程傳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
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
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考其心識而

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曰艮止畜乾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此之有災而急進者每犯之不顧惟已則不至犯災也

九二輿說輶

為六五所畜以其得中故能自止而不進為輿說輶之象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輿說輶者二得中道可止則止故无尤也程傳曰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

初九不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自无過差也初二乾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健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畜極則不畜又三與上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夫乾象為良馬今畜極乾進三逐上而進若良馬相逐而馳不可禦矣然正不可恃其健與應而過銳于進也故利

于艱難其心正固其道取已所以致行之輿防身之衛而日閑習焉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初利已二說輒三獨利有攸往者初二所遇陰也故被止三所遇陽也上而與上合志皆以陽剛畜極有欲進之心故不止而利往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四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

如童牛未角而預加橫木以防之止惡于微用力易而受止者不覺大善而吉之道也剛健不可力止有道焉莫深于豫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止健之道有二而六四得其元吉蓋上不勞而下不傷在四有可喜之道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則能善

處當尊位則力可為是以得其機會而制之如豕之
猛利在牙徒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雖繫之維
之不克使之變也惟續去其勢則牙雖存而不為害
止強而得其要吉道也止健之道未發則禁于豫既
發則扼其機惟此二者而已舍此而欲以力伏未有
能勝者也扼其機者病在此而治于彼治于彼而愈
于此其用神妙談笑而消大變非聖人不能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一身關乎天下今而得吉則天下之惡止功之所及廣矣有可慶之道焉乃為六五之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豁達无礙何其如天之衢路通達之甚也亨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此象空說若指實則如畜德之豁然貫通畜賢之仕進无礙畜健之梗去治通凡畜極而通者皆是也然畜不大則通不甚故此象不于小畜見之

按乾為天艮為徑路有衢象艮在乾上是天上之
衢太空无礙之所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云者所畜之道大行无礙也此單以畜德成而
入仕者言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此卦上下二陽

而中四陰外實內虛又上止下動皆為頤象故名頤
夫人有生以後无一刻不資于養故人之善否全在
所養苟以不正投之則養之適以害之也必養之以
正固乃吉以言乎養德當觀所養之道養之以聖賢
大學之道則正矣異端小道則不正矣以言乎養身
當自考求其口中所食之物秉道義而略口體則正
矣貧賤害心則不正矣二者皆正則吉不正則凶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

頤无他辭專戒以貞吉者蓋必養得其正則吉否則凶矣由是而觀頤則觀其所以養德之道也自求口實則觀其自養其身之術也皆以正而後吉也

程傳以所養為養人自求口食為自養似于所自二字更明貼雲峰胡氏曰樂澗董氏曾以此問朱子朱子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義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已者君子觀

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于下體則觀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耳按程傳似勝之說信乎宜從程傳特朱子于本義未及更定耳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之道又不特所養自養而已極之天地由是也長育萬物无非養也極之聖人由是也欲養萬民而不能徧乃擇其賢養之與共天位食天祿俾為我布

惠天下以及萬民亦无非養也天地之于物聖人之
于民无不有事于養凡其不得不出于養者皆其時
之不容已也時至而養道開焉天地聖人之功以出
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茲發其萌芽養之
象也君子之養德養身雖不一端而由口出者言語
由口入者飲食慎之節之尤養德養身之切務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剛在下其德足以自養如靈龜能咽息不食可以不求養于外者也乃上應六四而動于欲見人之上位而心慕之舍爾之靈龜乃觀于我而朵垂其頤欣欣欲食焉動于欲則敗德損名无不至矣凶道也

進齋徐氏曰爾初也我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以卦二體合觀之似離離為龜故以為象朱子曰凡卦中言龜不是正得離卦必是伏個離

卦此却伏得離卦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乎初者為其德足自養无羨于人也若觀我朵頤亦何足貴哉是人本貴初而初失于自賤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陰柔未能自養必求資于陽而卦惟初上二陽皆于二无與二將求養于初乎上不能養下而反求養于下顛倒求頤是違拂其常理也將求養于上乎上之

高如丘我于丘而求頤彼在上之勢雖足以養人而本非我應無交而妄求往必取辱非特拂經乃凶道也二固无適而可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多吉而此獨征凶蓋求養于人必求我同類非類而求徒取凶辱雖六二豈能免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以自養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心不

善而性浮動以害已者養已拂乎頤道雖如飲食男女之類本養之正而不可少者然以拂頤之道行之并其正者亦凶也況不正乎其凶不特一時雖十年之久尚勿可用也凶不特一事蓋一无所利也凶甚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凶而至于十年勿用蓋于頤道不止于悖而大悖之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在上位有養人之責而陰柔不足以養人然正應初九四資其養以施于下雖顛而實吉也然以上求下恐暫屈則易而堅久則難彼賢者自貴其道而吾亦自挾其尊嫌隙稍生頤道敗矣必也下求甚專如虎視之眈眈然下而專也求初不替如虎食之欲逐逐然求食而繼也乃勝養人之任而无咎蓋上之切于求賢非為賢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免咎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既顛矣而又吉者所養之實雖資于下而養人之功原施于上四以所求于初者而自上施之天下仰四之施非仰初之施也是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有養人之責然陰柔不正不能養人而資上九之剛以養之是拂乎上養下之經矣夫已無才德而專資于人五之貞也安居于此則吉不可自用以濟險

蓋任人則宜全乎任人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所以吉者五之養人全賴于上苟心有一毫不順于上則上无以究其功矣惟柔順其心以一概聽從于上乃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賢以養人是物皆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不可以由頤自快常懷危厲之心乃吉且陽

剛有濟險之力在上有濟險之權故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矣而必厲乃吉者必存危厲之心天下乃永受其養而大有福慶也不然我心驕易則由頤之功不終豈能大有慶乎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謂大者之才德既

已過盛而所為非常亦皆大過人之事所謂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舉也夫舉非常之事者在吾之才而所與共非常之功者上必有所附下必有為承也四陽之才如棟之隆而上下二陰柔弱不任則四陽上无附下无寄棟且撓墜矣然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卦又有內巽外說之德有過之才而行之不過即以此往而行大過之事可得亨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卦名大過者卦體四陽過盛也

棟撓本末弱也

陽剛之才既已過人而又有棟撓之戒者初上皆陰弱不足共大事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夫陰既不足共大事而陽復過用其剛出于矯激之舉徒自取撓敗耳何濟于事今卦體剛雖過而二五得中非過用其剛者矣卦德內巽沈潛以入理外說

和樂以近物如是以行非好為矯激者矣才過乎人而以前過用之則二陰雖不足共濟而吾之可往者自若也惟利有攸往是乃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雖然攸往固宜于不過而天下事有宜于大過者或過于任而為舉天下所不敢為或過于斷而棄舉天下所不能棄凡人之所見為大過乎平常者乃正其適得乎時者也正其不可不過而不大過不足為時

者也此豈常人可嘗試依似而為之者則大過之為
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高漲滅沒于木大過也君子有大過乎人者見
理之至是不隨人為俯仰雖无一人相助君子不之
懼也此固無顯晦而言之也至于遯世隱居舉蓋世
奇姿竟廢之不用之地君子未嘗有悶也此皆恒情
之必不能者惟君子能之所以大過乎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柔能慎巽體尤能慎況居巽體之下慎而又慎過于畏備者也如措物于地可謂安矣尤必藉以白茅至慎如是庶乎无咎

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雲峰胡氏曰卦以棟撓為象三四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撓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于不可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能慎在下又慎故有象于藉茅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卦以陽過得名陽過以不過為善中四爻正所謂陽過者也各視其過與不過而吉凶分焉九二當陽過之始未至甚過而下比初陰得其柔以濟之則不至于過故无所有事之中忽轉而大可有為如枯楊已過而自下生稊可以復榮老夫已過而得其女妻可

成生育之功无有不利者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已過而得女妻以相與陽過而得陰以相與其
輔之者善則不至于窮

九三棟撓凶

三四居中有棟象三過剛不中自致摧折棟撓之象
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貴于有輔二所以利也三之過剛自是雖使有輔之人而三自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過而不過正可以當事任而不敗若棟之隆然居上吉道也然人有宜求輔又有不宜求輔者四之才本足自用而又下應初陰使更他求于初則又過柔不勝任矣不其吝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隆之吉正以四之不就初下以取撓也若其就下尚安得隆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過極之陽又上比過極之陰雖陰陽若有所資以有為而以過濟過究亦何補如枯楊已過而徒生華于上老婦已過而得未娶之士為夫豈有生育之望乎故雖无咎而亦无可稱譽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士夫
無論不能生育而止即老婦士夫之象婦與夫亦已
皆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才弱而處過極之地力不能濟亦不敢避過以
涉之滅沒其頂可謂凶矣然殺身以成仁之事盡其
理所當為非有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凶有可咎者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凶自凶咎自咎苟以凶為咎則僥倖苟免者自以為得而鞠躬盡瘁者徒受俗人之嗤傷天下忠義之氣豈小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坎險陷也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如地虛窪而水實其中故象水上下皆坎故為習坎雲峰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言習者以序卦適居六子之先

坎言重他可知矣夫處險必以出險為功然中懷虛
妄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多憂困適增其險耳卦體
中實為有亨心亨之象蓋實安義命始終无涉虛妄
冀之心是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身雖困而心之亨
通泰然自若也心既亨矣何往不濟以清定之衷揆
理勢之便可以出險而有可嘉尚之功矣不然則雖
有可出之機而亦自不知所為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卦名習坎者重險之義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其曰有孚者卦象為水而水有有孚之義焉觀其常流不息足乎此又達乎彼惟見其流而不見其溢滿橫濫流而不盈也夫曰流是行乎坎窪之中也曰不盈是其趨下有常性流行有常勢不失其信也水之有孚如此人能中有定主而不妄出斯如之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夫人惟中有定主是為中實乃可以出險故辭曰維
心亨者非他乃以卦體二五以剛在中即所謂中實
即所謂不失其信者是以心亨也由是而往斯有出
險之功故曰行有尚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

夫文王所言處險之道也險在彼者也君子又有用
險之道焉險在我者也極之天而有險焉其高不可

升者是也極之地而有險焉山川丘陵是也此自然之險也極之王公亦有險焉城池甲兵之備紀綱法度之嚴無險而設為險焉以固守其國可見險雖非常道而天地王公實有不出于險而不可者其需此險甚重其具此險甚富險之為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流也往者過來者續洊仍而至習坎象也君子治已治人皆取乎重習然後可熟而安之如理之得

乎心而見諸行者守于靜毋違于動守于大毋違于
小必期于常如理之推以教人而著為事者革其非
非一日所能革進以善非一日所能進習而熟之乃
知所以造就人才之術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陰柔非濟險之才况居重險之下愈難自免象為已
在重坎之中而輾轉陷溺入于坎窞水旁小穴之內
終无出期矣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入坎豈但其勢難哉處之有道必能出險即不然亦不至增患今初柔失處險之道故害中生害轉至于不可支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陷于二陰之內時勢多艱是當坎之時正有險而未能出也然剛則有才中則合道雖未即出乎險而在險之中所求亦可小得未至于甚病也

象曰求有得未出中也

以剛中而僅能小得蓋時勢尚未出乎險中非才德不足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履重險之間而陰柔不中正其處不善來也坎之也亦坎前既險而後且枕乎險无往而非險也見其陷溺日深輾轉入于坎窞而不可出矣事至此自宜退止勿可有為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坎以出險為功若來之皆坎又何功之望乎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時當艱險上下易于離阻者此時然時當艱險剛柔相資則上下之急于相求者亦惟此時故四于此時不必拘禮際文貌之煩止用一尊之酒一簋之穀以將意而已及其貳而益之止用缶器之質實而已以此進而約結于君不必所由之

正自君心之所明者通之引之而已故始雖艱阻終得无咎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簋二如此用薄以剛柔相接際意殷則不責物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陷之地變而盈滿則與地平而无險今五尚在陷中坎未能盈也然以剛中正居尊位時亦將出則亦將底于既平矣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以五之中何尚不盈蓋五雖中而為時所困其中未能大展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陰柔居險極重困而不能出如係縛以徽纆而寘之叢棘之中三歲之久不得免焉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凶何至三歲蓋處險貴陽剛之才上六則以陰柔居

險極失其處險之道故凶三歲也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附麗也以一物而麗于二物之間以受其益也萬物皆有所麗如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是此卦一陰麗于二陽之間故名離陰本暗而麗二陽以生其明故其德為明體陰而用陽故其象為火夫麗之所係大矣所麗不正措身失所終无進達

之期所麗既正而不委心順之身相麗而心不相隨
猶之无益也故利于麗正乃亨而麗正者又必畜養
其至順之德乃吉也

程傳曰牛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
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而成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

卦名離者附麗之義也麗道甚大天地人皆不能外

如日月則麗乎天非天日月无以行也百穀草木麗乎土非土百穀草木无以生也在人則君臣皆有明德以麗乎君臣之正位有君以作于上有臣以弼于下以明化天下之不明乃能化成天下甚矣麗道之大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辭貴乎正順者蓋卦體二五之柔卦之主也而麗乎中正五麗乎中而正亦具其內皆能柔而又能貞

者也柔而麗于貞則行无不通故亨且麗乎中正者實本于柔是心原至順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止一明也今日作而明日復作重離之象也大人位四方之上欲于四方之事與物各悉其理各洞其情而无遺不可以或明或不明也必此心之明緝熙不已聰明睿知恒照臨天下而不息焉亦如日之兩作而不已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明之才而居下志固不安于下于是急遽以進而所履乖錯咎之道也惟敬之則心有主宰應事安詳可免于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戒之以敬者非止其進也進之急而咎生焉故敬者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二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故其麗于物也心无私昵必于天理之至當麗者而麗之麗得乎中是為黃離之象麗之大善而吉者也

蒙引曰凡麗得其中正即為黃離不必指人臣如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事賢友仁之類皆是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雖利貞而中可以該正故二本中正而黃離之象

則以其得中道而正自在其中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如日昃之明前路已短非似日中之盛也夫盛衰循環理之必至達此而安常自樂聽其自至可也若不能鼓缶自歌則无以自處而惟以年之大耋是嗟何益乎祇自速斃而已凶缶者常用之器達理者无不可樂即缶亦可鼓而歌是為安常自樂善處衰之要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尚安能久蚤知其然則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何事于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四處後明將繼之際繼他人而有事須和緩詳密以善承之乃能有濟四乃以剛迫之事初而發之太驟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宜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之人躁急无禮无所容于天下不焚死棄何待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居尊位人之所麗且柔麗乎中德非不善但不得
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陽豈能安乎必畏懼之深至于
出涕沱若戚嗟若慮危備患不自安委弱以強于善
乃吉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吉各有類在六五之吉則以六五本為王公惟憂懼

則可以麗乎王公之位而不失是即其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以九居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及遠則威震明及遠則刑不濫王用此以出征由其剛遠而威震則可有嘉美之功而折其首惡焉由其明遠而刑不濫則誅首惡即已所獲非其脅從之醜類可免妄戮之咎焉離有甲冑戈兵之象而上九又有剛明及遠之義分剛與明而各究其用王者行師之道備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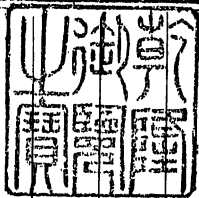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德以文明化成天下何以言出征征者正也邦有不軌于法者以兵正之使歸于正豈好窮兵哉夫子言此以防好兵之禍也

按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成震巽以中相易成坎離以三相易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

坎居正北于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于時為
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一陽居中
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
中此乃造化張本故易上經始乾坤終坎離貴其
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坎在物為水
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
中水積于淵之象也離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
畫觀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火明于空

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又古聖之心學也



讀易日鈔卷三